

香港剧作家

李援华作品选

黑 奴

决写窦娥冤

风雨山房

天涯何处无芳草



李 援 华 作 品 选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375印张 1插页 200,000字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867-8 / I·780

定价：5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李援华先生系香港著名剧作家，本书从他创作的30多个剧本中，精选4个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读者从中可以了解香港戏剧界一斑。

被喻为史诗剧的《黑奴》反映了殖民统治者对黑奴惨无人道的欺压。作品塑造了4种不同类型的黑奴：有逆来顺受，从不反抗的驯服奴隶；有为讨好主子而打击同伴的奴才；也有具有反叛性格而不知寻找出路的奴隶，作者赞颂的是勇于和善于挣脱枷锁的造反者。

《决写窦娥冤》以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在狱中得一群难友鼓励，撰写、排练《窦娥冤》为主线，以厨子王强与冰玉一对恋人的冤案为副线，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。

《风雨山房》写的是民国初年发生在河北省一小镇故事。风流好色的花花公子张功背着夫人，蹂躏侍女们，从而引出一场人间悲剧。作品鞭挞了自私卑鄙小人，讴歌了“冰清玉洁、慈悲为怀”的女性。

《天涯何处无芳草》反映当代香港青少年的爱情生活和形形色色的恋爱观。其中有的因爱慕虚荣而误交异性朋友；有的把婚姻视为买卖，寻找“长期饭票”；有的堕入陷阱，受骗上当。作家发出了“要关心青年男女”的呐喊。

作品文句流畅、生动、传神。

序 言

——为崇高的女性造像

张秉权

如果说，文学创作的意义是要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，那么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女性的地位一定比她在现实世界里的远为崇高。

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女性当然也有痛苦、不幸、屈辱、卑微，但是，这些不算崇高的东西，除了是现实世界忠实的反映之外，我们还常常发觉，它渗透了作家加倍的同情，使欣赏者也加倍地给唤起“本不该如此”的慨叹。是女性较柔弱的存在激发起男性本能的怜爱吧？还是作家在创造自由的文学世界的同时，会感悟到：在现实世界为自由挣扎得最痛苦的，每每是女性呢！怜爱与感悟交叠，崇高便在卑微中彰显。

不单这样呢！无论是源于对母性的怀恋，或者是对以追名逐利为目的的男性嫌弃，作家笔下的女性更常被推许为理想人格的化身。这在中国宋代以后的市民文学中可谓屡见不鲜：霍小玉、祝英台、白素贞、杜丽娘、杜十娘、李香君等等，都比她们的伴侣优胜。女性地位之高，面貌之多彩多姿，至《红楼梦》可谓达到高峰了。面对社结海棠、诗咏蟹菊

的钗、黛、湘、探；面对贞烈情深的金钏、晴雯，蠢然俗物的芸芸男子，宁不汗颜？

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李援华先生的女性主义，可见他的观点决不是孤独的，那是多少有识见富深情的作家的心声啊？只不过李先生在今天的回响是以话剧的形式出之，并且回应得更为清脆响亮而已。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(注)曾把李先生的50个剧本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：一、鼓吹积极进取，倡导救世助人的人生观；二、批判傲慢主观，暴露知识分子的弱点；三、同情女性不幸，探讨恋爱婚姻的问题，并且把后者跟五四文学如鲁迅的《伤逝》、西方剧作如契诃夫的《海鸥》相联系。我想，要是把眼光再放远大一些，李先生的女性主义就更见其来有自了。

选辑在这个集子中的四个剧本，虽然创作的年代不同，题材有别，剧本主旨和风格也互有差异，但在同情女性、褒扬女性这一点上面，它们却是共通的。《风雨山房》中的张夫人、可儿、春玉、宝莲和丽君，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张功的损害；《天涯何处无芳草》的卓绮玲、何洁莹和顾婉芳，都先后为不同的男子所欺骗；《黑奴》中的伊莉莎、莉莉、露西、布娜、比提等等，在被压迫折磨以至团结反抗，奔赴生天的众黑奴中，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；《决写窦娥冤》中实写的冰玉，虚写的窦娥，以至于勇演窦娥的朱帘秀，可说是支撑全剧的“重像”(Doubles)。这十多个角色，作者都写得各具风神，并不雷同。比如同是损己累人的春玉与卓绮玲，前者愚庸而后者愤世，这又跟她们的时代和经历有关；又比如同是正面的人物，《天涯何处无芳草》中的方友兰只出现于张作梁的幻觉，是理想化了的形象，比提和朱帘秀同样敢于

反抗强权，但基于身分有异，又有坚定与圆滑的差别。凡此种种，都可见作者功力。

李先生是香港剧坛的老前辈，是为广大观众和后学尊敬的长者，他有意整理出版他的剧作，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。我受命写这篇小序，谨就所感，托缀珠玉，以就正于高明。

1990年11月

注：《剧坛有李杜——论李援华、杜国威的剧作》，《香港文学》第50期，1989年2月。

目 录

序言——为崇高的女性造像	张秉权
黑奴 (史诗剧)	1
(附)《黑奴》里的四种黑奴	76
《黑奴》的舞台设计	郭樵亮 78
决写窦娥冤 (六场话剧)	81
(附) 编后语	158
风雨山房 (四幕六景十场剧)	161
(附) 我怎样编写《风雨山房》	238
摸索, 再摸索; 实践, 再实践	242
天涯何处无芳草 (三幕社会剧)	247
(附) 写在演出之前	318

史 诗 剧

黑 奴

人 物 表

黑利：奴隶商人。身材短小、结实，长得一副贪婪相，衣着华丽、鲜艳的背心，宽大的领带。

薛尔比：大地主，较为善良，对黑奴汤姆很喜爱。本剧开始时他正濒于破产的边缘，逼得把汤姆出卖。

海雷：小黑奴，年约七八岁，或更小些（最好是五六岁）；样貌活泼可爱，头上长着丝一般细的鬃发，长长的睫毛下露出两颗黑眼珠。小小年纪便学会跳舞唱歌。

伊利莎：年约25岁的混血黑奴，是海雷的母亲，身材娇小，相当美丽，有一对澄澈的黑眼睛。

薛尔比太太：年约25岁，是心肠较好的地主太太。

汤姆：黑奴，年40岁，性诚实，也是虔诚的基督信徒，从不反抗，处处先为别人着想，包括对他的奴隶主人。

克劳婶婶：汤姆的太太，无主见，只知服从丈夫。年30余。

萨姆：薛尔比的奴隶，年近30岁，有正义感和反抗性，为人机智。其后改名加拿。

安弟：薛尔比的奴隶，年20余，鲁钝、单纯。

奇利：棉花园主人，性残酷，身体强壮，毛虫似的眉毛，被太阳晒得铁丝一般坚硬的头发，衔着雪茄的大嘴巴，随地吐痰；毛茸茸的大手，很久没有修剪的指甲，缝里藏着黑黑的污泥。

约翰：黑人，年约30岁，是奇利的爪牙，任农场监督，为人

卑鄙，善于阿谀奉承。

阿积：黑人，也是奇利的爪牙，与约翰性格相似。

莉莉：年18岁，混血黑人，很美丽，有一双像龙眼般的大眼睛，肤色近白，黑色的头发。

莉母：年30余，黑人，相当美丽，肤色黑。

露西：原名杜布西，年14岁，黑女孩，她的肤色比一般的黑人更黑更亮，眼睛闪闪生光，牙齿雪白，头上的髻发分成很多束，脸上的神情使人觉得她有点狡猾、调皮。

布娜：年约50岁的女黑奴，瘦弱，面色苍白，嗜酒，放任。

比提：原名素壮娜，年约50岁的女黑奴，体弱多病。

（另汤的孩子二人，黑奴若干人，绅士及太太们若干人，朗诵者若干人，朗诵者可兼任剧中的角色。）

序 幕

〔幕启，观众席的顶灯仍亮，导演与后台工作者在布景及试灯光，演员们在练嗓子。〕

导：（看察布景，点点头，高声）第一幕灯光！

（天幕打出第一幕灯光）

导：对，放下纱幕！

（作为中幕的纱幕放下了。演员们仍在练嗓子，导演与音乐指导者走在纱幕前，指导演员们分组练歌舞与朗诵。朗诵与歌声混成一片——歌词与朗诵均是剧里行将出现的，片刻后）

导：好了！要开戏了，（高声）开始！（对萨）你朗诵你那首诗歌。

萨姆：（高声独诵改编的外国诗）

“那心灵高扬的赞美，
就是天神也不反对，
大鹏向白云的向往，
黑夜对黎明的渴望，
从这哀伤的人间，
向自由的倾心爱恋。”

〔萨朗诵时，观众席的灯熄，台上的演员与工作者徐徐

下，中幕纱起，萨下。

〔附：如汤姆家的景突出纱幕前，请下前幕以代替升起之中幕。〕

第 一 幕

〔舞台分二演区：右方是汤姆家的厅间，左方是平台——地主薛尔比家的客厅。两个演区成强烈对比：左方华丽，桌、椅、家具均表示着主人家的富有；右方的桌椅和家具都是破旧的，有一张椅子少了一只脚，桌子的一足也不稳。时在晚上，左区暗，右区亮，汤姆的两个孩子在破桌下面穿来穿去，互相嬉戏。克劳婶婶看着他们，皱眉头。汤坐在椅上默读《圣经》。〕

婶：（带笑）他们顽皮得叫人头痛。

汤：（仍默读着《圣经》）让他们玩吧！

婶：我担心他们会打破东西。

汤：不要紧！（仍在默读《圣经》）

（砰的一声，孩子们碰倒桌子，桌子的碗碟打碎了）

婶：（大怒）哼！你两个……

（两个孩子大惊，缩作一团。汤姆放下《圣经》，走近桌子，把它扶起。婶走近孩子们，作势欲打，孩子们惊叫）

汤：（望望孩子们，对婶）算了，那张桌子的脚原是坏的。

婶：（惋惜）但那些碗碟原是好好的呀！

汤：（对孩子们）快出去玩吧。

（孩子们走出，汤姆把破烂的东西拾起）

婢：他们早就应该好好地受到管教，但你总是护着他们。

汤：他们还小哩！反正他们——

婢：反正他们长大了，自然有人“管教”，是吗？

汤：你又想到哪里去了？

婢：可不是吗？我们这些做奴隶的，是时常被打的。

汤：我们应该知足，主人待我们真不错啊！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。

婢：是的，我们有好些同胞给主人拆散了家庭，比如艾蒙婢婢的一家，儿子被卖去，女儿被主人当作礼物一般送给别人，丈夫给遣到矿场开矿，只留下她服侍女主人。

汤：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主，天父对我们已经很仁慈了。

（门外嬉笑声，孩子们走进来）

孩：叔叔婢婢们来了！

〔若干黑人鱼贯而入，有80岁的老头儿，也有十四五岁的少年男女，汤姆与克劳婢婢忙着招呼他们坐在条凳上，其中有一张条凳是跛脚的，一个黑人正要坐下，婢看见大叫。

婢：小心！那是……

〔话还未了，那个黑人已跌倒在地上，汤连忙把他扶起。

汤：对不起，我还没有时间修理这张条凳。

婢：他很忙哩！（指着桌子）那张桌子也是破的。

黑人：不要紧，我们哪一家没有破烂家具呢？

汤：大家请坐吧，难得今天都做妥了工夫，有空聚在一起。

另一个黑人：我们聚在一起的机会着实不多啊！

又一个黑人：今年的收成还不错，虽然那不是我们的。

汤：看见主人开心，我们也应该开心呀！

黑老人：我听说薛尔比老爷欠下人家许多债。

汤：我知道黑利今晚会来找他。

〔左区渐亮，一个黑奴持着烛台上，薛尔比与黑利随上。黑奴把烛台放在桌上，再注酒入两只酒杯内，下。

薛招呼黑利坐下，两人对饮，闲谈着。

黑人：黑利？是不是那个奴隶商人？

汤：（点头）正是。

另一黑人：他来，不会有好事。

黑老人：不知谁要遭殃了？

汤：让我们祈祷吧，主会保护我们。我们先唱一首圣诗。

〔汤姆领唱，众齐声唱：“喔！迦南哟，闪烁的迦南哟。我们走吧，到迦南的天国……”

〔众歌唱时，这区舞台灯光渐暗，左区灯光渐亮，歌声渐弱以至沉静，但歌唱的神态还保持着。

利：薛尔比先生，你想清楚没有？

薛：（叹了一口气）黑利先生，你坚持要我把汤姆出让，我实在无话可说，谁叫我欠下你的债哩！

利：但这还是不够的。

薛：（稳重地）黑利，汤姆可不是普通的奴隶，他诚实、认真，如果你把他转让出去，一定会卖个好价钱。

利：（把酒杯送到口边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奸笑着）黑奴就是黑奴，差不了多少的。

薛：不！不！不是我要夸奖他，他的确是一个忠心可靠的奴隶，他信仰基督……（回忆着）去年秋天，有过这样的一件事……

利：什么事？

薛：我叫汤姆到邻近村庄的朋友处去借五百块钱，他照数取了回来。途中，有个坏蛋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带着这笔钱逃走呢？”汤姆回答说：“主人信任我，我怎可以逃走？”……（叹口气，稍作停顿，有点难过地）其实，我很不愿意汤姆离开我。——事情已到了这个田地，我又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好忍痛把他放弃。

利：（装着没有听见似的）再添一个黑奴吧！

薛：（蹙起眉头）怎可以呢？

〔这时一个年约6岁的小黑奴走进来，唱着跳着，发觉有陌生人在，便躲在一旁，但他已引起黑利的注意。〕

薛：海雷，出去吧！

利：（别有用心地）来！跳舞给伯伯看。

〔海雷望望薛，薛点点头，海雷走开几步，摇摆着身体，跳起舞来，同时以清脆的嗓子唱着歌。〕

利：（鼓掌）好！这孩子真逗人喜爱！（走近薛，拍拍他的肩头）这样吧，加上这个小家伙给我。

〔伊利莎走进来，把黑利的话打断。〕

伊：老爷！

薛：伊利莎，什么事？

伊：老爷，我，我找海雷。

〔黑利瞪大眼睛，盯着伊利莎。伊顿时脸红起来。小海雷看见母亲，立刻奔上前。〕

薛：（对伊）好，你把他带去吧。

伊：是，老爷！海雷，我们服侍太太去。

〔伊与海雷下。〕